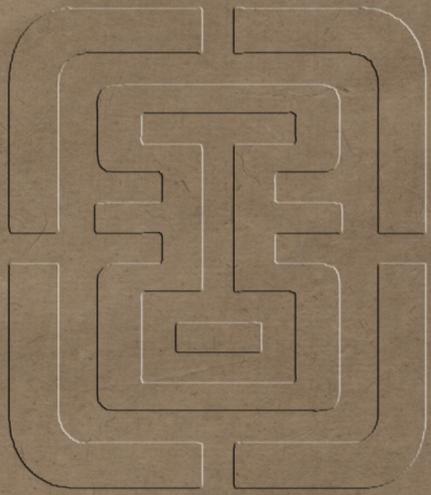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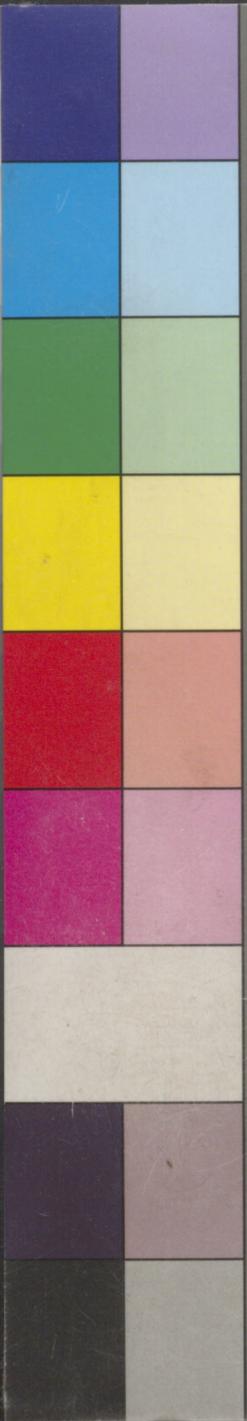
13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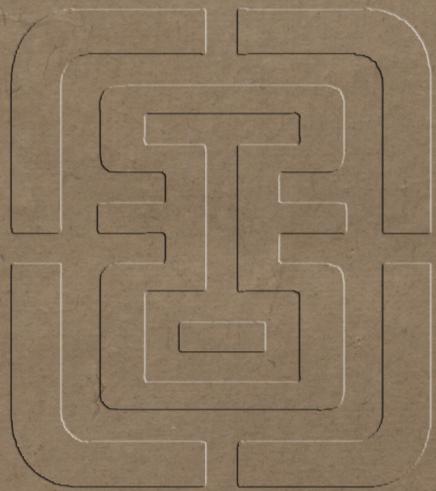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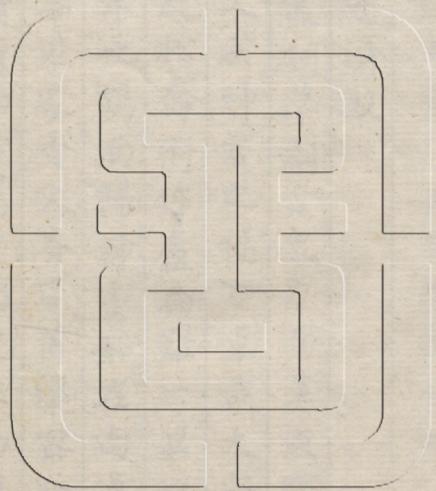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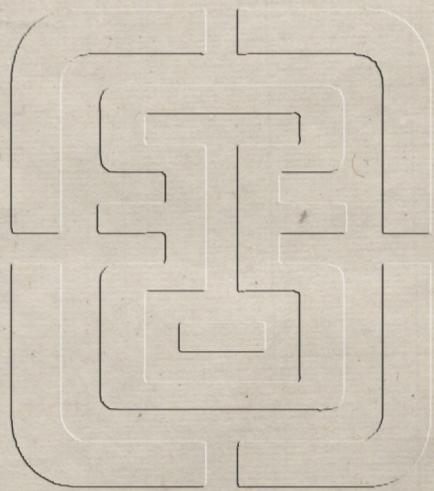
後村先生大全集
三三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8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二十七

上梁文樂語 四友徐授制附

慈濟殿

鬼郎偉叢詞草創合衆力而莫成寶殿翬飛不崇朝
而立就大矣神君之福力卓哉太守之規模英顯忠
惠侯道婉松喬術侔廬扁雖一旦蛻蟬而去方劑失
傳然千年化鶴而歸神靈如在南通梅惠北福泉暨
處處幡華家家香火眷言莆壤密介寶鄰夏有痒春
有瘡苟精祈而必應尸而祝社而稷亦報禮之宜然
爰相近郊載規新廟為山一簣之纒覆作舍三年規

未成非過偉人孰圓佳話我知郡某官視民若樂如
已成休謂隆古泰和之時疔瘍間有而至人游息之
地痲癘必無捐搏節之餘財建顯嚴之闕宇烏紗羽
氅炯落月之照梁孔蓋翠衿乘回風而弭節非侈一
時之輪奐永為千里之瞻依讀本草者證神農寧不
謂醫師之祖見甘棠而思召伯安敢忘牧守之賢遂
為短歌助舉修棟

鬼郎偉拋梁東海色微茫戶牖中待取遠山供筆架

後頭細紀活人功

鬼郎偉拋梁西烏石崗邊有舊栖箇裏神通隨處現

丹瓢藥笈不須攜

鬼郎偉拋梁南突兀方壺鎖翠嵐賣藥市中人不識

壺公卻恐是同參

鬼郎偉拋梁北使君此去朝京國祠旁古樹即甘棠

留教父老他年意

鬼郎偉拋梁上紛紛擲幣祈靈既炯然一片活人心

此是神君無盡藏

鬼郎偉拋梁下澗蘋堪擷茅堪籍向來不作葷酒綠

至今羞入雞豚社

伏願上梁之後民無天閔神有馮依漆華青藜普授

衛生之訣黃蕉丹荔常歌侑饗之詩

建陽西齋

紹興甲寅溫陵儲用創東偏
淳熙癸卯三山黃謙創西偏

儲令之高樓百尺煥若更新黃侯之老屋三間凜馬
將塵曾氏翬飛之觀出於轍澗之餘西齋主人少慕
紛華晚趨平實有農拾穗薦書豐稔之祥無吏詬祖
常負催科之殿幸而鮪舟相尾沸鼎稍涼迺即西偏
別規便座屏廷中之械索陳几上之圖書執菊盈坡
種花成徑雖非子賤聊自託於鳴琴儻有澹臺又何
妨於入室然節用受人未之能盡顧勞民奉已寧免
有慙庶退食自公之餘思反躬補過之義提短檠照

細字老安能命中車棹孤舟歸哉未晚迺為巴唱以
以相梓人

拋梁東縹緲闌干在半空收拾半生湖海氣行藏都
付倚樓中

拋梁西稽首文公有舊栖雲谷已無人識路泉荒木
老暮猿啼

拋梁西白首銖銖交米益却笑晉人無檢束唾壺塵
尾事清談

拋梁北山翁肯留真蹟跨凌韻籀掩斯冰自有蒼
生無此筆

拋梁上日擬安輿來就養青山盡處白雲飛千迴百
匝憑高望

拋梁下絃調瓊琅喧子舍未應當食嘆無魚且可劬
書如嗜炙

伏願上梁之後苟有苟完爰居爰處戶無夜閉簾有
晝垂我思古人去常如於至日後之君子當有感於
斯文

徐潭草堂

鬼郎偉伏以作蠶繭以自纏何時而竟營菟裘而將
老此事已遲爰相近郊旋開別墅後村居士忤當權

而久斥逢更化之特招下唯生緩而迂莫仰禪於顧
問中書君老而禿終不任於使令呼來虛霑綾餅餠
之恩歸去未有土饅頭之地空蘇學士竹筒之積緘
得徐先輩草堂之遺基所謂樂哉斯邱豈必懷乎故
宇方桓司馬石柳則甚陋視楊王孫裸塋則已奢凹
凸勢殊經營而為臺沼綢繆力盡拮据以有室家驅
出寢內散花之人延入門前問字之客香芹羨鮮鮑
膾享貧者之八珍長柄塵短轆車備閑人之九錫

范蔡扼吭而奪與稽阮把臂而游命乃在天死便埋
我暮年窮巷何妨廷尉之張羅它日荒阡不願曹瞞

之漚酒遂為已倡以相郢斤

鬼郎偉拋梁東夢覺東華杲日紅却憶細旗開卷處
適英今在九霄中

鬼郎偉拋梁西西掖西崑有舊栖誰道相如堪視筆

寄聲太乙莫然蒸

鬼郎偉拋梁南王謝爭墩未免貪門外釣磯都屬我

先生只喚作徐潭

鬼郎偉拋梁北塞垣未得新消息欲隨飛將去防秋

白髮老翁難荷戟

鬼郎偉拋梁上絕頂古塔高十丈飛來衆鳥有依栖

挽致萬牛無力量

鬼郎偉拋梁下一曲清溪帶茅舍薄命休嗟奪鳳池

寬恩尚許同鷗社

伏願上梁之後息念彈冠終身扇枕肩負季路之米

手種邵平之瓜觀書之眼復明登山之力常健於斯

歌於斯哭勿遲前哲之言全而生全而歸不辱先人

之訓

碧雞草堂

鬼郎偉避世金馬門之內深悔昨非結屋碧雞坊之
西偶諧高興披荆之始綿蕞而成後村居士因卜寢

邱併營文壠面勢挹菑之壽水池名叶漢之陳倉窮
幽極深堪續孟浩然之志拔貧作富不煩王錄事之
背百園之檇樛參天數家之雞豚同社場爭竈舍爭
席誰是主人智樂水仁樂山豈無勝友柴門延月竹
徑通溪事如天而罔知酒似泥而少醒召王褒而從
獵徒夢遠於屬車詣摩尹而卜居尚心懷乎故宇課
蕪詞而紀實助梓匠之落成

鬼郎偉拋梁東少日輕將仕易農老去鄰家邀社飲
先生病着不能從

鬼郎偉拋梁西晚知茅舍勝金閨寧為野老騎黃犢

怕作祠官祭碧雞

鬼郎偉拋梁南一枕清風午睡酣玉塵縱無人對壘
蒲團尚有佛同眼

鬼郎偉拋梁北絲絢曾立虛皇側未應放逐有遐心
夜夜起來瞻斗極

鬼郎偉拋梁上卜居惟此尤清曠無千駟馬似齊侯
有百芳田如魯侯

鬼郎偉拋梁下一曲漢光風月夜兀坐漁磯不把竿
先生非釣虛名者

伏願上梁之後藏書不蠹種樹成林歲事豐登常乞

漿而得酒老身強健能拾穗以行歌所願為太平之
民不敢希無妄之福

後村新居

鬼郎偉伏以先世有敝廬之舊豈敢圖新平生無華
屋之心矧當垂耄將修大昭回之筆迺經營清曠之
居后村居士擲寸管而得名巢一枝而知足暮年諸
息分戶牖於蜂房之申老子一身獨棲宿於雞窠之
內巨堪局促思就寬閑出金鳳於榛蕪浴銀蟾於清
泚鷗來狎我異山谷翁歸牛浮鼻之詩龜不欺吾合
地理家迴龍顧母之說敝華椽於坡上揭奎畫於楣

間其東將魚菽而享先稍西可雞黍而止客東史章
詞頭於高閣陳法書名畫於便齋無死於有朝不慕
蕭朱之結綬有同人予野寧從沮溺而耦耕古老云
七十者稀癡人欲九百不死抱膝孔明之榻皓髮
儋之廷突九千里間見何時嘗發杜陵之歎辛勤三
十年有此屋真如韓子所去遂為巴歌以相郢斷
鬼郎偉拋梁東猶記祥雲一孕紅昨日螭頭夾香案
金朝牛背聽松風

鬼郎偉拋梁西伯年強半是單栖老來并白長辛苦不
似梁鴻有逸妻

鬼郎偉拋梁南掛起南窓設小龕枕畔飛蚊床下蟻
先生耳重睡初酣

鬼郎偉拋梁北北亭山有吾翁跡不為太史續家書
且向善和繙手澤

鬼郎偉拋梁上未后是真前是忘白身体要散吏御
血指元非舍人樣

鬼郎偉拋梁下卧起與書相枕藉山中底處覓金蓮
月光如晝何曾夜

伏願上梁之後家有蓋藏鄰通假借晋鄙之人多善
畏壘之山倍穰為愚池愚島愚堂愚亭移嘉禾而錯

置非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命小車而出遊別腸空鯨
吸之盃老眼見蠅頭之字恬候奕世相傳守孝謹之風
伯傳他時一笑領醉吟之謚享無量壽保不貲軀

宜休堂

鬼郎偉伏以未央前甘泉北泰法從之老臣汾水曲
疏屬南有先人之舊隱惟尊幼殆幾於干指於側旁
增種於數椽後村居士少也幼書長而委質淵冰臨
履天日照知通籍於寧廟憑玉几之前結綬於穆陵
收太阿之始中綠任論久屏寬閑晚察孤忠遍塵清
要去猶賜張曲江之扇歸尚揮疏大夫之金何以萬

間為哉不過一枝足矣然三子各開戶牖諸孫俱及
冠筭前施紙帳禪床清維摩之病思后列書房織室
圓龐老之話頭享武公綠竹之旄期保釵叟黃花之
晚節乃為巴曲以相郢斤

鬼郎偉拋梁東倒橐初憎地百弓疇昔買鄰猶隅巷
而今杖屨往來通

鬼郎偉拋梁西古我先君有隱樓但願玉堂紅歲歲
丹苞萬顆壓枝低

鬼郎偉拋梁南二祖營樓似草庵留嘉蟲書傳世世
住蝸牛屋等潭潭

鬼郎偉拋梁北溪邊松檜參天碧華屋留為汝住場
樗庵却是吾真宅

鬼郎偉拋梁上禁中曾畫葫蘆樣詩賦何嘗值一錢
光焰安能長萬丈

鬼郎偉拋梁下田父清晨邀賽社溪山明秀可登臨
隣里有無通假借

伏願上梁之後雨暘均調田海上熟蠓帶螬蛤含酒
厭飲老饕魚通印螺破山生涯爛醉子平軟斷家事

叔夜懶報人書挾兔園之策以訓蒙駕雞棲之車而
謀野昔常慮千慮未免切老婆心今不掛一絲自然

現壽者相既安筮篲必大門閤

樂語

宴張都承 袁州

曹裝已戒方趨文德之衙常戟初臨適在高陽之里
 屈軒車之貴重侍杖履之從容恭惟某官龍章鳳姿
 金聲玉振策名四紀僅存不國之靈光被遇兩朝俱
 待處皇之香案舉世莫磷潛於大節后生皆師仰其
 餘風幼安似非昔人魏人微仲不入洛黨蜀黨當宁
 獨知其素守追鋒趣覲於清光雖弗忘魏闕之心猶
 未起東山之卧固知夫子薄萬鍾五鼎之榮其禁都

人望一馬二童之志上方渴想公勿徐驅我知郡編
 修吏部頃幸識荆竭耒剖竹過楊雄之宅將質羣疑
 避齊相之堂冀聞片語爰舉宴家賓之典况當修禊
 事之辰折花以當酒籌攀柳以流行色製鈴郡閣獲
 陪揮麈之清談秉筆中書應許飛鳥之反哺某等敢
 颺口號上祭台顏

紫橐相將入帝京來幡避迨此逢迎茶桑深得詩

人意拔薤寧希健吏名麻卷明朝文德殿深衣幾

載洛陽城祝公早畫安邊策却致諸生起太平

宴前湖南趙師

撤山前之薇戍方卷捷旗訪江止之棠陰弗聞歸騎
迺為薄具以屈高軒恭惟某官峻特而潔清沈潛而
剛毅生長古靈之里甚似前修從游勉齋之門見稱
嫡子真吾徒之畏友亦近世之名卿清標洗五嶺之
貧風妙算掃重湖之妖祲集矜佩於凋零之后多所
講明營金楊於談笑之間一何神速方名垂於竹
帛迺興於林泉魯望江湖散人公雖甚適更生宗室
遺老上必見思會有鋒車徑歸禁索我知郡編修吏
部交遊最蚤聚散靡常晚繼踵於前規復借光於鄰
績暫駐函關之紫氣同凝燕寢之清香把酒而登雲

山小休午暑聯鞍而游雪鼓尚約秋風輒以心聲寓
於口號

長斂高冠有駭機平生受用一衾衣鷲方跼跼水
中墮鴻已冥冥天外飛離索畧憑危酒訴冥淹却
羨角巾歸祝公小住為佳耳莫與江邊父老違

宴唐經畧廣東

擁旄方面瞻統府之宏開易節領頭屬外臺之初建
敬陳燕術屈致崇嚴恭惟某官直夫以方知仁而勇
殿中燈燿錦之疏千載如生博士內前行之詩四夷
傳誦孫國朝而屈指惟唐氏之有人頃膺六際之除

奚翹百函之奏天子改容宰相待罪壯哉對伏之言
 都人祖送畫工為圖賢矣拂衣之去方倚下流之飛
 輓俄移南國之麾幢以宋廣平鐵石之腸洗馬新息
 珠犀之謗儉甚乖崖之條褐蕭然清獻之琴龜坐令
 炎熟之區悉變清涼之境賜履至於海既憂顧之少
 寬介主覲于王喜遯歸之不遠求其官昔四未契今
 在下風憶李白於江東迴頭久別訪安期於海上握
 手劇談非惟暢叙於交情亦以協同於王事况帳下
 之捷書踵至而山前之戍甲已歸世聽金縷之歌莫
 惜玉山之倒菜相巨杯之飲蹤不能陪范公一筆之

勾庶乎知免某等習優伶之小技親賓主之交權輒
 陳燕音聊啟玉齒

元戎建纛與王臺庶使新特漢節來一紀別俱無
 恙在二星聚豈偶然哉清風可使貪泉變老筆能
 驅瘴霧開祇恐仁皇思質肅日間已有詔書催

宴新帥劉侍郎

中軍謀先帥瞻牙纛之初臨皇華使臣屬輶車之
 再駕將交驩於大閫爰賦啟於初筵茶惟某官清節
 致自丹心事主為諫官御史開陳累百奏之多於君
 子小人終始無一言之誤善類陰受其賜明王深知

其忠及拜瑣扉垂登廟廊乃露章而勇去惟天語而
莫留旅久彤弓寄專征於方伯腰刀怕守紛來謁之
小侯教條陳明鼓角謹亮龍戶馬人之相慶蠻烟瘴
雨之一空鷄鵠去而蚌回方共覩廉平之化鳳凰儀
而獸舞行入賡喜起之歌我某官幸甚登門加之通
譜彈冠魏闕舊陪盞簪之餘攬轡周原新託履封之
內久矣雲泥之懸絕適茲嶺海之重逢召鼓史以過
岑牟命佳人而長鳴瑟反玷為兩君之好聊永今宵
卷衣以上公而歸無忘此日某等俯陳蕪語上啟玉
顏

帝城一別隔天涯邂逅轅門此建牙應是近臣勞侍
從頓令遠使有光華他人豈得如同姓王事由來
本一家却怕酒醒歸詔下賸曉銀燭照梅花

宴吉倅王實之

瀛洲學士為江村半刺之行句曲山人惜親友中年之
別將秣馬膏車而去矣廼殺雞為黍而留之恭惟某
官志節日烈而霜嚴文章水涌而山出聲名蚤着不
數黃香之無雙科目小低猶壓杜牧之第五元化孕
此五百年之間氣同輩立於九萬里之下風每以直
道而事人未嘗曲學以阿世朱游拆楹諸公慙請劔

之言陽子哭廷千載壯裂麻之舉一葉身輕何去之
勇六丁力盡而挽不回有謫仙人駿馬名姬何放之
風無杜陵老殘杯冷矣悲聲之能伸卿妻安牛衣之
儉超宗子真鳳毛之奇下而一障土而公卿會應入
手徵以諫官許以宰相尚且掉頭擁通德而著書命
便了而沾酒麗人歌陶秀實郵亭之曲好事繪韓熙
載夜宴之圖賀客盈門勸展驥而為別駕長官分席
嘆無蟹而有監客想像醉翁澹庵之勁節高風收拾
平園誠齋之殘篇斷稟角此行之不惡然小住而亦
佳方今圖面一新號召四出加壁而延老將行申

公之言前席而訪逐臣必奉賈生之對豈容州佐屢
屈天僊况頭廳迺吾鄉兩相相之迭為而鼻祖云異
日二郎之必做閉門而投車轄莫惜盡歡籠街而築
沙堤佇看大拜風雲之會暮月猶遲我崇禧吏部少
同受業於河汾晚共尋盟於洛社辭暴公子之繡斧
未敢披襟聽白司馬之琵琶何須掩袂素蒙鮑叔之
知己詎忍十商之離羣肯顧茅堂不嫌草具南轅北
輒車輪慣見於別離東主西賓翰墨未妨於遊戲俯
陳下俚仰獻初筵

去國還山忽十暮看人着盡幾枰棋碧鷄金馬非

吾事白鷺青原久於詩魯國兩生肯行否海濱二
老莫來遲暮雲春樹嗟修阻得句從今舉向誰

四友除授制

代中書令管城子毛穎進封管城侯加食邑實
封制

提筆舉公槐之位久倚任於英豪剖符拓孤竹之封
肆褒崇於勲舊仍加書社庸勸士林具官某出明視
之宗生廣寒之府自伏羲造書而后至蒼頡製字以
來居然貫通靡不鈔纂始避秦師之獵甘處隱淪繼
入周人之置遂陪衆俊朕方興文治妙簡譽髦尊顯

以史遷之官絲歷乎汾陽之可華顛欲禿豈辭拔楊
氏之一毛清節自持素耻營晉臣之三窟雖勲名異
乎定遠之燕頷然摹畫妙於右軍之鼠鬚供內廷肆
筆之娛開寰宇同書之兆或寫諸琬琰或勒在鼎彝
博古通今雖百世可知也第功行賞何萬戶足道哉
蓋湯沐之舊畬漁絲綸之新渥於戲古者重分茅之
爵是謂封君聖人有微管之言深嘉仲父母廢朕命
以昌斯文

代毛穎謝表

位冠鳳池之英髦之譽爵班侯國忽加菜食之封矣

沐寵懷慚，竊辭叙感。伏念臣中山舊族，東土寒生。昔西伯詢芻蕘，首往遊於周圍；及孝王好賓客，復延致於梁園。遂由衣褐之往，獲預汗清之列。居常摹畫軍國之務，非但馳騁文字之間。盡挫鋒芒，不覺顛毛之禿。久居掌握，豈勝指目之多。或誣其就縛於蒙恬，或議其見絕於孔子。或笑武安之頭銳，或嘲蒲嬰之心長。衆方吹求上獨拂，批屢削牘而祈閑。退每賜札而示眷，留得於漸濡。庶幾直諫友者，賜之湯沐。豈若思澤侯哉。慈蓋伏遇皇帝陛下，奎璧之光，燭天雲漢。之章飾物，嘉臣冰霜勵操，素無三窟之謀。察臣嚴穴奮

身有非五稜之援，疏分茅之異渥。酬執簡之微勞，臣敢不盡心服勤。碎首圖報上林一枝，今以借汝親逢明王之右文。渭川千畝，比之封君，深愧古人之辭富。

代石鄉侯石虛中徐翰林學士誥

朕招延鴻碩，與起藝文。博約鑽之，彌聖既成。推於宗匠，號令煥焉。可述其遂長於禁林，爰錫贊書。以旌儒彥。具官某，內涵珍璞，外凜丰稜。不膚撓於他人，亦眼高於餘子。膺朝廷之物色，得於築巖加師友之切磋。可以攻玉性，非燥濕所速。變語不雕，鑄而混成一泓之水。未足多萬斛之源，所從出厥瓦注之拙。野易以

精工矯崑體之輕浮返之古雅不敢儕諸陶冶之列
居常置之几接之旁屬當北門操直之虛孰堪東里
潤色之選求人惟舊朕殊惜居易之老香山取友必
端卿何愧九齡之產韶石遂予環於荒遠俾濡墨於
禁嚴噫王言如絲賴發明於德音我心匪石益磨礪於
忠規若時耆英奚俟訓教

代石虛中謝表

割紫雲之石聊以自娛上白玉之堂出於親擢持鈍
頑之陋質汗清切之通聯伏念臣品在下中譔尤晚
後望脩門之日遠覺幽谷之地寒抱樸積藏非敢索

山人之價剖珍色貢不圖近天子之光登之寶床藉
以宮錦澡身雖潔反日寶繁議臣山之未醇稱巨黜
之太褊洗吹不已竟雖求索於疵癥磨涅縱多從莫
磷淄於堅白豈必染馬肝之指居然先鳳味而鳴獎
藻之微勞躋擢文之真拜與陳玄毛穎同召見非供
鎮紙之需達李斯趙高不喜儒獨結衡書之眷仍分
弟之舊爵出視草之新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操砥
礪之權剗雕鐫之弊勒碑浯水寧無老學之磨應制
金鑿或用宮嬪之捧致此支機之具逼於華蓋之躔
臣敢不洗濯俗塵切磋舊學藉墨卿以風顧雖慙臺

閣之文以石生為媒或可致巖穴之士

代陳玄除子墨客卿詰

秦重卿爵以客斯為之漢仍秦舊位亞翰林主人一
等優游文字之間而不責以吏課有賓友之道焉爾
粲然有文磨而不磷雅嘗見關於孟軻而或者謂其
與孔子蓋相為用來從吾游質凝重而氣芳潔所長
不在於點竄典謨塗改雅頌而已進之卿列待以客
禮夫膏沃者光輝漬久者色深人之於學何獨不然
余不憚於研磨爾益思於策勵

代陳玄謝啟

召同四友愧需染之非才仕至九卿忽婆娑而就列
皆猶甄之賜也非媚竈而得之伏念某分上黨之枝
傳絳人之業朝磨鐵研夕映雪脆雖皴裂欲無全膚
然燥濕終不改度嗜古文字班馬之香是薰與人交
游陳雷之膠不解弄翰之池盡黑餽口之突不黔偶
陪泓穎之名流殊乏椰雲之妙思上恩甚渥月輒給
於一枚舊學都荒歲纔磨於寸許中遭黜黜稍見擯
踈唾畫駿之俳諧指成蠅之謬誤仲將之點如漆世
豈無於公平內史之灰復然公真有於內造靖惟先世
僅受松封曾是輒生驟躋棘列茲蓋伏遇某官睥然

見面默而知言潤色廟謨不假丹青之力劑量人品尤嚴皂白之分既前黜黜之誣仍玷清華之選某敢不研精游藝麾頂訓知杜陵金掌之詩可謂榮矣孫子漆身之事竊有感焉

賜楮知白詔

漢儒推尊誼仲舒至矣然於誼曰賈生於仲舒曰董生友之而已獨於楮先生者師稱之其為世所崇尚如此朕既召穎泓玄置左右三人者皆言汝功用敏於竹帛材質清於玉雪博記古令之書善摹國家之事鋪張設飾非汝不可矧方幅之士沓至於朝以煥

三代之文而舒六藝之風雖欲卷而懷之得乎前求遺逸舉茂異不過今有司物色或下郡國遣詣公車吾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蓋以賓師之禮待汝汝其幡然而起賁然來思副朕右文之意

代楮知白謝表

臣無他技方虞札惡之譏帝有恩言昭示袞褒之意粉身報淺汗背愧深伏念臣自奮孤根偶逢良匠施風斤之巧斲如月杵之精妍早踐名場不數曳白之卷后游文舒畫見殺青之書雖屬辭之士着價稍高然嗜利之徒見伐未已諺朝珣短庭議敬輕量才則

曰牧麤奏技則云愈薄方聖主飾昭回之際固難負
於馬圖若愚臣窘邊幅之尤僅可供於驢券曾謂十
行之明詔俾陪三益之后塵委穆之以百函之多餉
張華至萬番之富大字則書之策安能措一字之謹
嚴小子不知所裁徒自嘆成章之狂簡茲蓋伏遇皇
帝陛下取士常嚴於尺度養財靡縱於斧斨思妙化
工陋癡人之刻葉辭根理致異墨客之天籟顧慙側
理之微吳補右文之盛臣敢不益思展究少效鋪張
新智無窮豈必無察侯所造舊聞有攷或能補遷史
之七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二十七終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二十八

書

丁丑上製師

竊惟今日重戎在邊兵力疲於暴露民力病於轉餉
國力窘於調度此中外痛心疾首之時也士之欲進
言于戲下者多往徒竊嘆私議相顧莫肯發曰不在於
其位也曰交淺言深也某之不肖廁于幕下之士不
可謂之不在其位矣又蒙幸於左右者有年不可謂
之交淺矣默而不言詎不可也情不忍也夫官以江
淮制置使為名府事但兼之尔而足迹不至淮甸自

江以北付之文移晨起晏罷坐曹据案与治州縣無異精力耗費於簿書而聞外之体統未明智慮周匝於事物而天下之明義未講此失臨遣之意一也官軍按甲不動而藉山東群盜之力以收舊疆彼皆以殺人掠貨為事欲其秋毫無犯所至牛酒開門迎勞其可得哉沿邊守宰誘殺降附騎淮惡少俘奪人畜義旗所向有旅拒而無響應有堅壁而無倒戈此失吊代之名二也張魏公秦丞相雖邪正不同然終身各守一說今也知戰之必不可以而不敢力主也知和之決可為而不敢深詆也若攻矣而又欲守既

守矣而復欲攻內無執持遙有稟聽擇善不勇慮患太深豈以去位為難乎此失去就之義三也九此三失愚請極論其所以然者夫欲有事於仇虜此天下之公憤也非一家一人之私憾也奈何不昌言於朝不傳採于眾徒與二三君子籌之彼唱甚高之虛言我圖甚難之實事不出力以助我而持論以律我或漸變為知難而退之說或遂謀為潔身而去之計古之君子與人同樂必與人同憂今之君子預吾成而不預吾敗共其安而不共其危此愚所未曉也先生能以一身受公議之責而不能以公議之款為者精

白言之于上何歟蓋自南渡以來國家畏虜之病何其深入骨髓也昔也畏虜之新熖今也畏虜之餘威有可強之勢而自貶以趨弱有可勝之理而預憂其必敗謀國至此可為振矣自古任責大臣其胸中必有卓然不可易之見至於成敗利鈍雖以諸葛亮之明不能逆觀然討賊之義不以成敗利鈍而遂廢也今惟握之籌無所堅決疆場之吏無所稟承故議進取則上制乎廟謀欲偷安退保則下畏乎公論聚十數万兵境上退縮如處女之不窺門戶也謹畏如彭祖之觀井也日月逝矣機會坐失如天下后世何誠

使吾之國人畏名義甚於畏仇虜通上下為一心合中外為一家勇者請行而怯者不議其后君子叶力而小人不撓其成又安有下作而上不應外欲為而中沮之者哉凡今之持論者有三怯者欲和勇者欲戰持重者欲守虜亡無日吾誰與和和不足言也試言戰可乎下哀痛之詔以誓眾移和買之幣以犒師使名義暴白如此則可以戰若陽諱其名陰喜其實無大舉之勢而姑為小偷之事則戰未易言也三制閭脉絡相通連衡並進使聲勢環合如此則可以戰矣若一邊不動一方用事如人之身四体不仁而一臂

粗舉則戰未易言也姑舍是言守可乎有張巡許遠
之忠義使登陴之兵暴創飲血而不怨如此則可以
守若勞役無度甘苦不均士卒凍飢而將帥歌舞娛
樂軍心解体則守未易言也有羊祜杜預之恩信使
並邊之民知安居奠枕之樂如此則可以守若梓築
未乾驅之穿濬穿濬未已驅之營造民心胥動則守
未易言也夫戰守大事也先生何不於此時與君相
精講而熟訂之因以立一定之規模歟或謂方今廟謨
淵深外間莫測如陣亡功賞暴露犒賜蓋有司細
務然而奏請累月不下况於爭大事乎愚謂休統正

則條目舉大事之不爭小事之所以不報也先生何
不亟言其大者次言其小者按行兩淮以覈軍實激
犒三軍以作士氣求老成有方略之士與之共謀議
勿使之懷材抱道而有不吾以之歎起閑廢有人望
之將與之共功名勿使袖手旁觀而有不尽用之恨
移江上諸屯之半於江北以省餽運收北來流附之
人於江南以示恩信罷兩淮土木之急者以休民
力旌沿邊吏士之死節者以觀戰功使風采精明人
心興起開闕可以戰閉戶可以守難以之抗新造擇
義精立志果而已賊未授首臣無還期裴度所以平

蔡群疑滿腹衆難塞胃劉表所以覆荊州也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使先生言而用則留不用則幅巾還第大節不毀孰與得官職而失名譽者比哉某日夜念此憂思旁皇不自知其言之出口惟赦其狂簡幸甚幸甚

戊寅與制帥論海州

某竊見楚州再發攻其令李全等進取海州某愚暗闇於事情不敢借古為喻姑以燕山之後言之自石晉夫盧龍一路以藝祖之英武欲復其地不可得至宜和興師燕山再入版圖可謂不世之傷功矣方其

告捷天子御正衙稱賀拜王黼太傅童貫蔡攸第賞有差未兩年燕山再陷而亂華之禍作首謀誅竄社稷隨之嗚呼真得燕山真成不世之傷功而后禍如此今海州凋殘僅存茅葦二三十戶未及燕山萬一克城之後海無資楚之糧楚有餉海之費憂自此始某不敢深言區區之愚為制閫慮非謂攻城未下也政恐旦夕得城論功行賞大使必預而後日始無詞以自解矣其事近則目前遠則數歲是時雖梅啞臍何追古人料事雖千歲可知下猶為百年維持之計豈以諸賢識見高古而思慮不及於數歲之后哉愚

謂不得海城雖目前無美現然它日無后災欲望熟
察利害審擇禍福便置此事於度外萬一楚州以捷
來吉宜推其功與之勿為其餘波所及若已班師則
乞明告朝廷早行下楚州收拾及今猶可也

庚辰與方子默僉判

某初入幕朝野咸言虜衰及泗上一跌始息進取之
謀以守易敵某隨幕府至淮東見劉璋擁兵三萬端
坐山城而維揚之兵不滿數千始喟然悟築城之害
妄意欲抽減極邊戍兵使屯次邊以壯根本其說不
行至今春虜騎犯安濠攻滁游騎已至宣化飲江某

與同幕王中甫輩至龍灣點視舟師虜旗幟隔江明
減可數于時金陵人情震動外議以邊面無備歸怨
幕畫某在幕最久得謗尤甚二月二十二日滁州圍
解江面定疊三月三日宣威轉廳丞相傳天語制師
諸悉江淮事不可去某方敢控南嶽之請制帥始令
謁告然移書光範已為求祠蓋在幕之本末如此盱
眙屯二三萬安豐屯二萬濠梁亦不下萬人而合淝
維揚戍兵不滿五千虜至宣化非人謀乖刺理勢然
也諸賢之意豈謂大將在極邊虜必不敢入耶許俊
受圍七十日不敢出於劉瑋何尤彼兢兢保一城且

不足欲其蔽遮淮江難矣山東事端甚微今已橫流夫復何說劉越石祖士稚乃是出門戶外就別人地盤上做工夫不該本領今日招納山東是擔錢擔米出去做事其法當有限止本欲用此曹取邳海不可取遂納五萬人於兩淮把自家地盤先作踐一遍此曹名為忠義實以飢驅先殺忠義副師沈鐸繼稱兵向南渡門自羊家寨至鹽城實應境內焚掠一空通秦震動主議者遏絕擁護而不敢詰慢書至制司極可惡今又有濠梁之捷氣勢俞王蓋舉國所山東自此始矣若朝廷打開門戶分曉做將去以讎耻為重以

成敗利鈍為輕猶云可也但高孝二宗辛勤累世之業恐難付之一擲今東山瘡口既闊諸豪復引韃韃與我相聞駸駸有結連夾攻之議安知山東諸豪無郭藥師輩復生聞已有帶韃韃牌號者制帥鑒宣靖故轍深知其非第恐任責別自有人去年杜叔高獻策北通韃韃豈特不通今古者發此謀哉今將帥之才極少劉璋敗劫之后別無可言許俊威名今年大減李由之就禽郭貴誠石侯先后戰死王辛只堪偏師小敵去春遇大敵幾不免向來淮陰今者濠梁之捷皆是山東人立功可嘆可嘆山東已納者歲費緡

錢五百萬米四十萬斛其在東海隄水二縣者不與焉言之可為寒心

辛巳答傳諫議

黃二守死事不同誠如尊論然何憲初護齊安官吏士民過武昌却以身還齊安固守半月城破為虜騎擁入大江死於赤壁磯下見於安陸通判石孝淳体究申狀如此許遠不死於睢陽且獲與張巡同傳蓋自古於死節之士例不求疵方何憲再絕江僚屬莫之從者而獨往彼寧不知往則必死蓋知所處矣今安齊逃死官吏士民反合調以攻死事之守

將偷生無責守死有誅近於太史公所云全軀保妻子之臣媒孽其短者矣疆場之事至危至險兩勢相當然後可責人之死節漢高帝不誅守尉謂其力不足爾昔人於大棄官守之臣猶為之說如此况殞身之喪元者哉劉韜一生從童貫及河北死事即謚忠顯李若水悞靖康遠狩及青城死事自吏侍贈執政謚忠愍呂社覆淮西一軍及淮口死事自兵書贈資政立廟合肥此皆近事悞國者猶棄瑕錄忠况未嘗悞國直以力不足抗握節而死者哉斬黃素無備虜十萬大入江軍二千守閔皆百戰創成之餘其何以當

所痛者赴援大將握重兵迂曲逗撓坐視二城覆沒
聞朝廷將明置典刑是矣然死事者無恤典有煩言
何憲就如簡書所云李茂歛死守孤城不知又有何
說或言其不知變抗陷一城生靈然則究竟如何則
可其愚見始終如未審先生以為何如

乙酉答真侍郎

頃承大行遺詔率主悲墮念以尺書奉慰繼聞新天
子訪召公未至除命已四五下又念四方賀書必
盈几案遂併前書不果作駛足至伏願誨翁捧對驚
喜聞以此月初發仙里不知入對清光定在否日向

得陳益夫湖南書謂侍郎近於心上做工夫出處語
默方寸之門必有成說然猶虛心下問仰見謙志悠
之談皆以不出為是但侍郎挾蓋世盛名潔身亂倫
之事自是做不得逆知一出決不能免世有一種人
好持高論責人僕不敢効尤姑言目前淺事以荅真
意上孝友聞天下近日之事輟朝不怡圣意可見音
永熙之世廷美貶卒德昭暴夷明受之變元懿天殺
此則誠有可恨今故王迺是為盜迫脅在朝廷宜下
哀痛之詔流涕慟哭致孔懷終鮮之恨可也厚葬美
謚尽送往歸終之義可也今皆未之聞焉在東朝則

非鳴鳩平均之意在上則少鶴鷓在原之情千萬世
謂何哲廟之待徐卨祜陵之待簡王即是本朝家法
誠能將明此事以扶人紀第一義也其次邊事其泛
前以為大將不當在極邊今制併帥在極邊矣夫嬰
城固守守臣之事也提兵出戰軍帥之事發蹤指示
制帥之事也今制帥處軍帥之地矣又兼守臣之事
矣自昔制帥必居形勢之中以應接四面事料敵而
機不臨敵者也解圍而不受圍者也設自臨敵使誰
料敵設自受圍使誰解圍譬如下棋必安排數着制
帥在極邊是有第一著而無第二著也猛虎出沒無

常所以可畏若棄山林而即城市則人將烹食而寢
處之矣自移司以來天下之勢偏重於一郡帳衛軍
寡手足暴露壤地孤絕氣脉不接知愛極邊而不知
愛次邊知防邊城而不知防江面極非長筭今蓋少
徙於內乎不特制帥當徙內潤帥當在淮揚不當在
盱胎昇帥當在合肥不當在安豐騎帥當在滁不當
在濠江池帥當在蘄黃不當在浮光極邊諸郡城堅
粟多只合付之郡守極邊有守臣次邊有軍師江面
有統府自然國勢尊安方今人物眇然所用皆無賴
新進愚謂守臣要須得如田琳李郁輩能守得一城

者軍帥要須得如李實趙樽輩能殺得一陣者統帥
要須得如鄭亨仲劉彥修輩能道得諸將下者平時
既不素儲人不知此三數十人外侍郎面上已有幾
人頗曾留意否若夫初政合行之事尚多未講歷觀
前史或焚錦繡或出宮人今未聞也或訪故老或求
直言今未聞也前日非不褒崇耆舊但隨人看少恩
意而已未嘗乞言也非不收用名勝但置之禮樂文
字華選而已未嘗與之圍事揆策也上下搭結諛悅
取容廟堂之上不聞有如召公之於周公唐子方趙閱
道之于王介甫者禁闥之內不聞有如嚴延年之於

博陸侯王樂道之於韓魏公者此等風俗雖難革亦
不願諸賢薰陶漸漬之也天下常恨公等三教人不
用今皆用矣唐人有言方代瞻仰在於此舉原公無
改初節益進昌言以答天下之望某極知侍郎非愛
做官職之人但魏元忠少立名節末后不免捧制鳴
咽歐公當新法之際有宣徽使并門過闕之命韓公
深憂之曰永叔莫被牽動及聞歐公力辭方天喜呂
居仁末年云好相識惟恐其老壽錯做了陳圖南亦
謂和明送曰名者造物所忌恐有物敗之惟侍郎勉
旃某久無一字脚入都非侍郎寄声此書亦自懶作

乙酉答傅諫議

某竊審黼座具恩驛書趣召始有安車蒲輪之命后
 有進職內祠之除既為朝廷喜又為先生憂向使門
 墻不見亦敢獻其狂說况謙謙之志諄諄之誨安
 敢不竭愚衷以荅尊旨竊謂先生有決不可出者有
 至難言者四召彼故老雖是主上初意此番延因一
 從官建言而出一不可出也不苟合於為左諫議
 之初而彊起於謝事十年之后二不可出也自古及
 今少全人先生修到這裏原為天下后世深藏此璧
 勿使少有瑕額三不出也此為不出論尔出又有

事在夫有立主之功非惟人謀亦是天數一難言也
 當國二十年習事多矣而欲使之改志慮變規摹以
 從我二難言也礼下絳侯尊異博陸漢之文宣皆不
 能免今遽以攬權听斷責望主上三難言也當世要
 務真親畧言之矣下于兩賢則太卑高於兩賢則太
 偏四難言也然則先生將何以復于上乎踈賤小臣
 固不足以知君德每聞天下稱頌竟言蓋閱古今誠
 治亂之賢主也諸公不積誠意以感悟乃張危言以
 攻激諸公之誤甚矣何況上方委政大臣諸公乃於
 此時專攻上躬謂之不中機會不切事情可也如時

事何為先生計惟有堅卧不肯起一着不可以有亂于永世但力亂恩數之后恐不免有囊封手疏之類莫若為上言賢士不可逐直言不可罪彼造膝附耳之語乃宣播于外下之失不可追矣此設鼓立木而求乃譴怒其人上之失不已甚乎若夫忠義陸梁寢有姚襄侯景之勢江面單弱不及杜充王權之時識者方有被髮左社之憂而在廷諸臣莫有深言此事者

乙酉與胡伯園侍制

高孝二祖畫淮固密守江尤嚴規戎立國守淮帥置

司之所則此意可見矣然則虛江面以實次邊且不
可况又虛次邊以實極邊乎夫閔帥在盱眙昇帥在
安豐焉帥在濠江池帥在浮光此向者調法之誤猝有
緩急盱眙高枕而真揚橫濱浮光按揭堵而蘄黃夫守
安豐濠滁堅壁而林陵之人為之荷擔而立十年禍
根乃在於此執事者愧守死法莫肯變通又併移制
帥於山陽其誤甚矣近聞忠義人夫掠 艦相御出
境而去此猶虎入人家攫食牛畜生人姑幸其去而
不暇計日其復來一旦突然而楚無兵揚又無兵江
面必是震動是時沿江制置使外何以待敵內何以

固圉所謂水軍果可以防托蒙衝戰艦果可以過飛
渡乎然則建虛名而受實禍其必沿江制置使當之
矣為今之計惟有還戎帥於安邊還統府於江面而
已維揚者淮東一路之根本也合肥者淮西一路之
根本也今盱眙安豐浮光各屯二三萬人而維揚合
肥僅有些小人焉愛極邊而不愛內地憂邊壘而不
憂重鎮獨何歟蓋調發之初諸賢氣銳但欲為摧鋒
渡河之勢而不知鷲鳥將擊政不如此金鋒不可摧河
不可渡重兵貴將塊坐淮頭智勇俱困孰共稍徙
於內乎維揚實則淮東安矣合肥實則淮西安矣兩

淮安則江面安矣極邊諸群只合付之諸臣仍令諸
戎帥各留統制官以輕兵守之昔人有守兵必有裒
兵惟今日無裒兵還戎帥於次邊則有裒邊兵矣夫
三軍諸將所以凜畏統帥者惟係德望亦由兵威若
兵威可恃則鈐轄總管亦足以彈壓若兵威不立雖
都督宣撫可得而玩弄山陽南兵萬人而北人多至
十餘倍許國者及歆小制置使虛名傲之其及矣歷
攷前代未有開大幕府於山陽者往往朝廷誤倚山
東人為重尔嗚呼回巨猾為忠義認群盜為遺黎撤
去藩援引入堂奧遵之以韃靼可以來之塗示之以

官軍不足畏之狀邊臣誤國之罪上通於天矣今忠義叛矣遺黎掃地而去矣山陽空空一壘不知制置使束手城內制置何事哉重兵尽在江北江面蕩無一人雖杜充王權之時局面亦未至如此危急謂宜倚閣關國拓地之虛談講保行境衛民之實務罷兩淮沿江制置別於江上建大師盡護江淮聚精兵數万大使自將時時以輜騎巡行次邊使次邊江面旗幟之容金鼓之聲隱然相接則姦雄不肖之心可以少殺國家必至之禍可以少紓

戊子荅真侍郎論選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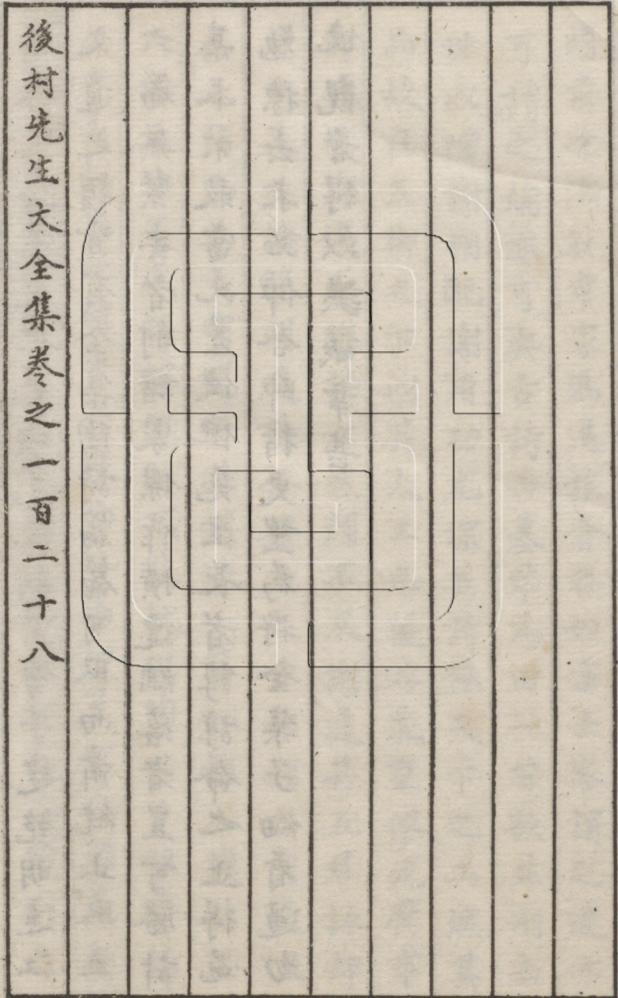
昨承尊旨令編選詩今取百十三首作一冊申納古詩九漢九魏十二晉五十二宋二十一齊八梁二詩古詩發乎情性止乎禮義三百五篇多淫奔之詞若使後人編次必皆刪棄聖人並存之以為世戒其流為後世閨情等作幾於勸淫矣今皆不取五言祖蘓李首句云結髮為夫妻若侶而媒然下文云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深合樣袍志身之意不云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首尾皆有意義不涉邪僻班姬團扇之作怨而不傷臣妾之誼當然張曲江嘗取其義曹氏父子所作雖非過沛橫汾之比后世帝王筆力

罕及此者太宗英偉蓋世其詩乃似書生無復氣魄
 水心譏貶二曹太甚此論未公王仲宣轉反兵戈諸
 詩略備時事謁帝承明廬篇意多悲哀然孝友之情
 備見乎辭阮嗣宗云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
 游四海中路將安歸世亂憂深言近指遠似不可以
 人廢張華答何邵自謂優游卒歲矣安知晚節之禍
 足為持祿固位者之戒補南陔白華二首視三百篇
 固縣絕比韋孟豈不簡而勝乎韋孟太絮及云誰謂
 華高金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廢而不言粹美束生
 又不能道漢作近古處直是逼真魏晉以后不及遠

矣陸士衡願君廣末光照忘薄暮年君臣之際深矣
 劉越石時哉不我與夕陽忽西流每讀至此常哀其
 忠憤不衰之志盧諶輩雖不會做事猶能上書雪主
 將今時賓客止會謀豈可輕訾越石亦非泛愛借問
 主賣蜉蝣輩寧知龜鶴年延是歿而不朽之義景純
 明數知死非真有羨於龜鶴也陶公是天地冲和之
 氣所鍾非學力可摹擬四言最難韋孟諸人皆勉強
 拘急獨停雲榮木諸作優游自有風雅之趣在五言
 尤高妙其讀書考古皆與聖矣不相諄而安貧樂道
 遁世無悶使在聖門豈不與曾點同傳但索標棹人

頭前涂漸就窄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謂之達亦可謂之媮亦可與古詩古墓犂為田一首欲並刪去世以陶謝相配謝用功尤深其詩極天下之工然其品故在五柳之下以其太工也優游栗重僂死廣市即是陶謝優劣惟詩亦然顏不及謝遠甚五君詠却是不易之論鮑明遠詩體與左太冲相類古意浸微矣元暉又工于靈運登孫權城一篇如錦人機錦玉人琢玉非年歲經緯鍛鍊不能就但陶公于短章稀句中美刺褒貶確乎其嚴而此篇押了十八韻竟無歸宿此豈可以智力爭哉別范安成一首尺離別之

情休文得意之作也頃見阮嗣宗曹子建鮑明遠江文通之類皆有全集陶詩篇篇可取而蕭統止取五六篇無緊要者則諸家傑作橫遭絀落者豈可勝計其本不敢當此差使但先生長者諄諄命之止得龜勉揀去未必仰合帥指更望為將全集子細看過勿使觀者得以譏議幸甚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二十八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二十九

書

與鄭丞相

適者朝廷大黜陟大廢置莫不犁然當於群心凡前
 日臺閣名流犯嚴觸諱力爭而不能回山林孤士隱
 憂大息長往而不欲返者吾相得政以來事事罷行
 人人收捨昔有所謂快活朝報於今見之天下幸甚
 柳草茅諸生猶願有獻焉留一節溫伯李邦直於內
 卒能為諸賢之崇改一役去匆匆猶使小人得以藉
 口我公規模全以元祐自此堅凝初志開拓遠

用君子毋使一儉人得廁其間力行好事毋使一事
一物之偶失其理則我公相業煌煌赫赫與溫公相
望於國史矣某自幼固已服膺道德文章之望二第
希道克遜肆業持志又獲親炙書冊琴瑟之前憶昨
試邑建陽適為要路所嫉組織言語橫肆中傷幾達
對御史府矣時大丞相方在瓚闈深惟國体力解當
權謂文字不可罪人謂明時不可殺士某之所以獲
全要領我公之賜也茲聆廷告輒綴僂語且勒要札
以贊今者康鈞當軸之慶以叙向來生死骨肉之謝
筆硯荒廢文義鄙淺皇恐死罪

某茲以吉倅闕期迫近挈累之官行至福州承興化
軍進至省劄某叨被恩旨令赴都堂審察驟聞成命
深場危衷仰惟某官粵從登拜幸衡以來尤以明揚
士類為急璧帛首延於政老子旗歷聘於遺賢莫非
采當世之公評極一時之妙選知某門蔭入任人物
冗瓚州縣奔走無一毫可取之長里巷浮沉無久幽
不改之操頃遭讒甚愈自退藏常恐終老山林不覩
元日敢謂江湖留落之迹亦在廟堂記之中憶自昨
某官開誠布公哀窮悼屈出之于溝壑抗之於雲霄
則某何以有此前乎此未知任進之榮當泰道亨通

之時獲預拔茅連茹之數然後知其榮焉少之時未
知遇合之難及晚余齟齬之餘忽有築臺市駿之過
然後知其難焉此某所以捧拜公朝之誤淚尋繹吾
相之大恩不自知其肺腑之激烈涕泗之橫流也
某骨相多屯謗傷易得頃罹語既愈自退藏忽逢真
宰之登庸自附微生而所幸庶可仰竊覆燠俯謀稱
梁敢謂某官力援孤蹤過承虛譽時昔既罕出於內
溝之內今茲又招延於開閣之初未上謁於翹材已
挂名於除自朝野之論皆以為我公當軸序進有官
動守尺度稱量群材不差銖寸獨於某超院轄而為

職事官躡守貳而為議幕不計資級寢階顯榮奉慈母之安與食元僚
之厚祿化飢寒為溫飽拔冗賤而高華伏惟某官此恩此德至深至重
雖無奇節可効報于眾中獨有孤忠願終于門下

與鄭丞相第六首

某自辛丑秋出嶺再叨命除再被論列列擢髮數罪空臍省愆
明知寔之歲走介上我公壽某終不能貢尺牋効寸芹豈心力不
如寔之哉癸卯仲冬寔之僕婦近辱大丞相先生親洒翰墨拊存
危縱嘉獎微尚父子愛子師于高弟殆不能過某平時於敵已以
下書疏登記酬答而况於拜大丞相先生之賜乎其所以遲徊瑟
縮至今良以無狀蹤跡尤能累人而哀鄉又廢置黜陟之所從出

凡人之身豈能無過苟欲加罪何患無辭而某每遭
煩噴必有數語波及恩地覺得謗召介者意
不在石而在富攻蘇舜欽者意不在蘇而在
杜此某所以居常慎惕而不敢妄者非惜身也
憲為我公之累未已也以此四年之內姓名
不至鈞門然而得祠因謝時相父子書明言
某中公客也不可畔去又與其門下賓客之
尤親密者書云某除權皆由中公寔事不可諱又
每語子弟曰我廢棄于時矣汝賣世不可忘申公
亦每發之詩文循跡觀之書問踈于寔之而心懷朝宗則有甚焉鄭

幹德言歸居相鄰日相過能言大丞相先生心甚安
休甚康趣味益深願力益弘自恨肉身不相安得撰
杖屨挾書冊待浴下深衣之側從鍾山蹇驢之後乎
因與德言共說大丞相先生退處十年非惟國人久
鬱周公居東之望聖上亦有甘盤遜野之難今茲養
斷赫然時事一新我公舊學也名宰也雖欲挹浮丘
而泛赤松得乎且夕必出而圖吾君矣
某敬惟某官有大勲勞於王家發大願力拯期世嘉
定初潛之策不減魏公端平一變之功何慙涑水鴻
業既定成功弗居不待誦魏處士赤松之詩已先動

裴晉公綠野之興惟一念隱憂於宗社蓋重來整頓
於乾坤凡朝夕輔台納誨之言皆疇昔尊主庇民之
學少晉勸誦有光紹興趙忠簡之前聞遂拜辨章將
舉元祐文潞公之故事世方有望公亦何心某一生
齟齬歲晚尤甚頃由嶺嶠脫輓言歸因山避諂加以
親年高宦情薄自分此生不復出鹿門過虎溪矣豈
料殘年復見天日璧帛弓旌旁牛四出某庸瑣何物
亦蒙記億起廢察州向非我公造膝開陳極力薦進
則空谷曩臣何以臻茲然則心慮困衡精銳銷煥小
何以發槩竊伏大何以廉立懦頑庶幾藉手以見前

修聞人之萬一乎

某敬惟某官格天之業浴日之功兒童走卒所能稱
誦某獨以為涑水公用元祐止九月我公用端平僅
年餘然熙豐以後無元祐寶紹以後無端平則國之
為國未可知也去之十年然後士大夫有知公未深
之恨明天子有用公未盡之愧安車強起溫詔苦留
冠秩孤卿擁旄鄉國備物典冊焜耀一時至於賜第
京師錫帶玉府先朝惟荆公以洮河之功史相以潛
邸之舊膺此異數至公則又尊寵過之然公之心以
世運否泰為已憂樂世之論乃以外物去來為公忻

成均為未知公者何當解惹玆脫孟勞超然物外使
某輩得以追攀於半山蹇驢之後哉某承乏將指忽
十閱月望雲念母策天乞嚴尚閱俞音反叨誤渥自
量忝竊方此控辭昔出翹材今垂暮齒獨有晚節尤
當愛惜蓋嘗折衷諸公莫為解卸鞍馱放逐水草而
悠悠不報今天下惟公縉衣之好綈袍之念終始不
衰一聞某此語必為惻然動心也
某歷觀先正諸公相業雖異要必君臣如魚水之契
同列如鼎餗之和然後能相與以有成富公有人望
一夏竦甚之於內遂至終身懲創金陵有主眷一惠

卿撼之於下雖再至沆不能久惟某官則不然端平
一變追配元祐社稷長久終必賴之不容而去袖手
十年靈光巋然天意所屬聖上有知公未盡之愧天
下有用公未盡之恨一旦金滕啓白麻出壞局振膠
絃網同堂合席者有下殿不失和氣之美分陝授鉞
者無統床措置西事之憂至公血誠可以對越奮張
天步康濟時藉雖韓范之於先朝趙張之於南渡元
勲盛德茂以加矣某負謹去國狼狽出關豈無交游
散如風雨獨荷廊廟勛舊之老再訪江湖放逐之臣
都人聚觀以為創見自山林之蹟遠徒軒廡之戀深

今茲翹材重開多士復集而某類先物推之而去
所謂命歟昔李少卿身在絕漢之北聞子孟少叔用
事不覺失喜此豈有絲髮世念哉士懷恩舊情有感
觸不自知其然而然也某起卑溥据高華如人夢游
鈞天忽然夢覺本無所喪奚足追恨獨是負明主之
知辱師臣之薦常恐沒世莫向此心舊揆予麾懶辭
未報吾播物啓擬曰俞蓋深諒孺慕之情且欲問讒
慝之口矧露微祿仍直小龍人知罪累之已輕自覺
身心之俱泰今而後入有辭以向其大人矣出可以
見魯衛之事沒可以從先大夫於九厚矣

某自端平去國絕無再入之念去歲獲隨呂節望威
顏猶震灼不自持然一對之後旬月之頃編歷平生
夢想不到之境界躡取他人十數年躋攀不可上之
官職雖曰遭際君父然一二年間便朝通英明揚密
啓我公之於某可謂不遺餘力矣負罪而行衆所唾
棄我公獨飲餞之又臨訪之恩意綢繆如惜其去者
士懷知己中外上心未嘗不慷慨泣下也顧佩服承
君道鄉之訓一字不入帝城耿耿此心我公必垂察
焉某自聞黃麻告廷喜而不寐然為宗社喜為善類
喜為天下蒼熙喜又為先生憂它人當國於安閑之

際先生得政於兵早之後某之所以憂也昔仁祖再相富公又謂歐公曰弼頃為人所讒今必顧慮不若堅守前志竊觀近事愈加謹重豈非有所懲創歟溫公天若祚宋之語固踈然守道在已成功則天亦名言某昨在講筵每因燕見必進辨姦之說言語比之他人尤為苦切我公試質之於上必尚記憶反受畏禍摸稜之名寃乎哉玉音鑄諭使為平詞某不奉詔自當誅矣安敢更播之于外進不敢枉道退不敢潔名所以竭小臣之忠愛報明主之知遇也奏藁具存天下后世必有知此心者前揆知某決不能出漫

界左符方以辭免未俞為苦一旦我公提筆俯察至情美職真祠不禱而獲所以保全某晚節末路者至矣盡矣自我公再持魁柄當世士大夫以至朋友親戚皆意某死灰再然某獨謂宰相當收拾天下士豈私於門下客乎某老矣願如神明逸歸華山楊大年歸陽程不願如石守道蘇子美景庑社富二公也祠請既俞識與不識皆曰是子知止皆曰吾相至公然則某之不出要亦有微助於廟堂矣某準省劄一道除某宗正少卿寵光遠逮感涕交零某竊惟當世賢士大夫不合而去者多矣或往而不

復返或以而後見收獨某甫去國即除職予庵甫辭
 庵即晉職奉祠甫食祠即起廢為卿中外之論皆謂
 某何人乃辱聖君賢相記憶如此拔擢如此收拭如
 此猶記端平初趙履常由小蓬仙此職某視趙無能
 為後而序進乃與之同可謂極書生之榮過矣某厭
 退閑而喜進用特甚於它人放逐以來闕庭趨館常
 在夢寐自當年走而就列豈敢徘徊而控辭實以老
 親今年八十八歲母子相依為命跬步不容相舍臨
 漳近在五百里內尚不能往區區情實去歲兩申朝
 省言之悉矣謹具免牘一通等專人詣光範門投獻

望鈞慈特賜教奏亟收新渥俾奉舊祠使士論皆曰
 先人老母有辭官養志之子亦曰安晚先生有招而
 不至之容某死且不朽
 某四月初再具免牘未至間共領三月末鈞翰一通
 丁寧告戒勉之一出且知聖上曾問小臣何時可至
 某自幼識字即知不俟駕之義安敢稽留君命徘徊
 顧望况在列諸臣或以科目或以才學自致通顯惟
 某無科目而錫第入館無材學而侍經掌制此身秋
 豪以上皆君父之賜而吾相之恩也神馳魏闕夢繞
 翹館肉身無翼恨不奮飛實以親垂九十目昏

足弱卧起痛楚湏人扶掖每朝暮上下床呻吟殆不
忍聽常在膝下則喜出稍久則尋覓一郡皆知君親
一致忠孝一理設使某知慕君而不知慕親能為臣
而不能為子通國議論譁然而起被以康章子之名
是時吾君吾則雖欲保全不可得已區區丹赤具如
前申欲望鈞慈更賜敷奏先為某摧謝聖恩次及親
年大耄迎而行舍而去皆不可之狀陛下至仁必惻
然從欲矣

某七月十二日承本郡通至尚書省劄一道奉 聖
旨某除秘閣修撰福建提刑者存盼異渥深惕危衰

論謨之職素高舉刺之權尤重矧鄉部未嘗輕畀在
前修間有此除如某昨迫親年力辭卿列但欲避康
章子之謗不知犯防風氏之誅荷君相之寬恩需牧
守之遠次謝牘未登於翹館除書復下於窮閭便家
廷綵戲之娛動閭里繡行之羨九族相語一城聚觀
皆云吾相之成持諸生有甚慈親之類復愛子丹心
激烈雲涕滂沱其粗從師友聞理道之言素與 鄉
井無親寬之累萬萬不至於夸翺得意報復任 情
以孤使令以辱啓擬第貼職峻恐物議未充占 籍
近亦令甲所禁當辭一也先朝如蔡君謩 林 子

方皆以忠直有節操嚴冷無面目被選某為人欠風力臨事少斷決預有疲輒不勝任之憂當辭二也既且楷牘一通復齋戒熏沐勒此惠札專人捧詣政事堂欲望鈞慈特賜處分

與喬丞相

某伏準勅劄差某主管葉雲臺觀不由祈請實出記憐竊自省循第深感懼某頃錄凡品擢預俊游獎遇特殊謗傷交至及收朝蹟尚喬州糜疚心未補於前愆擢髮又遭於新勅益以書生之習氣不量事體之重輕輒因對揚冒獻狂瞽孔門惡許以為直漢法

誅非所宜言以至流傳尤乖恭謹咎雖已往罪則新仰荷化鈞止收郡紱某於是銷聲息影甘為聖世弃人交叢祠之命飛落九天自昔名人多有一不復者如某庸瑣何足深惜今也仆而起棄而收倍費大丞相造化如此瘡老之母襁抱之孩勸喜感涕交下

與李丞相

某伏準九月七日省劄除某江西提舉逃聞誤溷戰灼靡寧伏念某一介孤寒三年閑廢蹤跡久淪於畎畝姓名不至於廟堂朝無更相稱譽之交身負不敢

辨明之罪居常循省盍永棄損不自意真宰登庸材奮起顧如因亦荷託憐擢諸祠官授以使指不由寸援盡出至公它人放逐之而吾相招徠之它人廢錮之而吾相拔用之仰惟某官天地父母之恩何以論報捧戴除目感涕交流惟是江西名部監司高選恐非庸瑣可副使令謹因省迹之輒回露控辭之請欲望鈞慈特為敷陳俾安愚分

粵從某官爰立以來國人之論以為廉如公儀休公如孔明敏如李文饒好賢樂善如崔祐甫裴珀而又持之以正鎮之以重凡天下第一義皆欲舉行當世

第一流皆欲收拾雖其間或制於獨斷沮於通言然海內蓋以諒我公之心矣觀其黜陟百官進退群材苟有可采雖嫌且憎亦不終棄如其不然雖親且暱未嘗用有上書投贄守門而不省者有掃迹滅影相去千萬里而見收者某嘗妄謂它人為身計故分明庭立黨與我公為天下計故混恩怨包同異昔在韓范用心竇然惟先生足以繼之方當內建皇極外清邊塵守國家制度紀綱之舊延江表禮樂衣冠之脉煌煌相業孰與匹休某罷郡未久奉祠未滿杜門訟過絕意榮望忽準省劄除某江西提

舉謬叨進擢第切兢惶伏念某以甚庸之才負不韙之罪每與二三子者恐悻循省慮有後禍自吾相當國然後喜而相告申罪或者可以已乎山間林下所望不過如此至於收拭之甄錄之本無此念亦無此夢何者解雷霆巨測之威一難也和鼎鼐難調之味一難也韓公不能援尹洙富公不能雪石介又一難也今大丞相先生之於某犯三至難着一轉語遂由祠廩徑昇使華它人欲廢錮其終身吾相獨哀憐其末路此生有限此德無窮王通有言通於夫子受恩固極韓愈亦云死於閣下之門無悔也某於先生望

亦云

某昨蒙

鈞慈陶鑄

江西度節已

兩具稟牘推謝惟

是聞命之初

雖以從弟希仁同

在一路為疑然遠方

尚未知希仁被論將謂需次故控辭申狀止言資望

輕淺不敢以弟兄妨嫌為詞

十月下旬忽得舊吏附

至十月初七日省劄十道前備某自述後載改除旨

揮伏念某一介孤寒旁無寸援旬月之內兩蒙某官

啓擬甄錄倍費造化如此大凡自江洲入廣則為遠

自閩入廣則良便蓋鈞意深念某將以恤其困窮安

其杭

雖使其自擇何以過此矧蒙威命不得再

辭令疾速之官罪廢餘生一旦進用甚超臨道至榮
跪受除書感泣不已東廣仕者多為風俗所移鮮能
自潔某愚無它長此行但當藥食水飲以革貪濁銖
積十紮以財用庶幾不負公朝選使之意不累吾
相知人之明聊可圖萬一分之報也

與游丞相

某伏準九月七日省劄除江西提舉驟聞誤渥戰灼
靡寧伏念某粵從罷郡還里自知罪名稍重姑以藏
形匿影為章都無復玷起廢之想天日在上實知此
心諸公間並不敢通書歲一再寄聲於鈞門問寒暄

而已敢謂某官主盟公道軫記孤生方在從班有祠
廩之授繼在經惟有吏筆之薦及居廊廟力賜陶鎔
擢諸徒中授以使指生成卯翼恩等所天雖甚頑冥
寧不銜戴惟是江西名部監司高選恐非凡陋可副
使令謹因回遞輒具免贖欲望敷陳俾安愚分某因
有忱敢私布之曩因詩案不調十年晚遇端平某
暫出復處以清談妨世法猶未害也因拙官耗生計
中年始受其敬矣今冬男冠女笄家火寢迫環堵蕭
然若蒙某官造化之力辭不獲請遂可挈家就祿陳
湯通貸向平兒女庶乎有所指擬矣更乞常以鄙言

真之鈞抱如做文字之類某酷所不喜蓋素無科第
只合依本分做官若位置一差犯衆怨忌為世謬笑
是某官愛之乃所以禍之也豈若在外面做粗官有
俸祿足以仰事俯育哉

某伏蒙鈞慈寵賜古律詩一編若以為孺子可教者

某即屏人事細讀旬日述懷八首体大而思精調嚴

而義密成己之餘推以成物光芒粲然與朱文公感

興之作相為發明者也蓋某嘗為人之矣讀東下自

訟生日感懷之篇而後知承順之道未至嘗為人夫

矣讀故囊之計而後知伉儷之誼未篤嘗為人門弟

子矣讀與後溪父子諸詩而後知師友之際有可愧
者嘗為守矣讀臨民本經術之句而後知政事有未
善者至於以自修為未足欲友朋之夾持以獨善為
未足欲頑鄙之皆化所謂與人為善者也分人以德
者也及云去草寧容緩滋蘭未厭多又云不然沸鼎
中可復加煎煮自昔能為此言者鮮居此位相公今
居此位庶幾可以行此言矣昔葉水心常云洛學起
而文字壞此論傷於激如游揚胡文定父子文皆極
工意者水心未之覽耶向使水心及見相公四百七
十五篇必悔前論韓子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前輩

亦淵明不為詩寫其胸中之妙耳某妄謂相公句律
尚可求之帝上若夫滿腔惻隱之心一團沖和之氣
學者烏能得其彷彿乎尚來彼相求之先生囊橐不
輕出某賤者廢於世而先生辱教誨之既已襲藏巾
笥傳云亦來敬勒短札仰謝私淑因有無厭之請某
以序攷之此篇之外雜文凡三百五十一篇蓋與寄
在詩名節在奏篇言論風旨在記序題跋策謚之屬
叙事在誌狀游戲翰墨在駢儷某所見者詩耳宮牆
之高宗廟百官之富某竊不自揆願卒受業於門惟
相公幸矜許之

某茲者伏審擢從本兵進輔大政真儒無敵吾國有
人伏惟慶慰曰者鄴參去東府虛我公杜門謁告視
大位若將浼已聖上察其忠實嘉其恬退而就拜馬
蓋舉國以聽公矣某前引鄴侯有所開說良以其人
本不欲婚而人主強之婚本不欲官而人主強之官
惟其茲味薄而嗜欲少所以人主別作一眼看待今
我公亦無心於富貴庶幾諫行言聽膏澤可下於民
矣某前蒙誤恩畀以江右度節其持猶未聞希汲參
差謂是待次故辭免狀不敢直以弟兄同路為辭前
月末間某辭免命下乃知已荷公朝易節東廣大允

自江浙入廣則為遠自閩入廣則為便矧此闕在淳熙間以慶揚廷秀林子方某何者而廟堂俾繼前修後塵顧雖鴛鴦無以瘡人至於糜食水飲以革汗濁銖積寸累以裕財用差有一日之長異時解印而去使廣人皆曰是能潔已奉公者即所以報我公之知也第有一說不敢不預以告如作文字之類某實不願如此位置不過又為人彈射飢餓至死耳如八十老親何如四境一女何惟某官終念之人情各有便不便某便於外不便於內區區血誠梵志倒着鞭之說也併發玉齒齒一笑

某首春十六日準省劄除侍右郎官此皆某官念舊之誼高憐才之意切固亢會之除吏以孤生而竄名恩德甚厚親朋咸喜而某獨以省愆未久起廢太驟為憂方遲免贖之回已有嘖言之及尚從寬典仍畀舊祠某死罪死凡人負譴必有罪者使天下曉然知之惟某所坐最為黜黜不明今年之劾曰圖作南宮也明年之劾曰圖作西掖也恭惟國朝清望官選於高科異等而不選於任子選於館閣而不選於俗吏流品既異除轍亦殊誰倡此名鑿空架虛嫁其禍於益米之俗吏蔭補之庸夫此言流播非獨某之恥也

其差朝廷辱縉紳甚矣蓋避之嶺海不得免焉避之
田里不得免焉待之十年之久而不得免焉其實雕
篆纂組童年所嗜今將耳順一字不記而惡名着人
如賦不可洗濯如癩不可熏沐每自傷悼曰身不死
謗不止烏辱竟哉又自寬釋曰聖上方開敷路以取
士大臣不以一而廢人罪垢餘生苟未溘死但當
投去浮華歛歸平實以待清議之見察而公朝之不
終棄耳

某屏居欲掃山深林塞踰年無一字至鈞門獨有巖
巖泰山之瞻朝夕不替去冬聞經筵之召俄又聞事

樞之拜昔李少卿墮落異境絕望天日及聞霍子孟
諸人用事不覓動色某亦人耳其於相公之入也烏
能無鶴鳴子和宮動商應之喜哉顧念為國計則當
勸勉一出為公謀則當從更勿行賀書瑟縮實以此
故既而傳觀異續至於十數凡小生所欲忠告在明
公略已盡言然而上迫趣於惟行之令下牽絆於同
升之賢則又有不可以常法論者曰本兵曰大政它
人一着脚此地必根着不肯去惟相公昔也先諸老
而去今也群後公而來視荆公晚拜頭廳不辭而至
者賢之遠矣某舊臆叨思起廢念既有免贖申省不

敢不通諸府書承受人言相公未至遂先作二揆書
今以錄本申乞鈞覽恐相公因與二揆議政采擇而
施行焉幸甚某在南中嘗告相公第一不喜做文字
今甲子將一周豈是弄筆硯時及相公諸君子當朝
寒士得職之時隨分在外遷轉一兩任畧改換十年
前官稱即可納祿奉親修身俟死以送先大夫於九
原矣過此若有它望天厭之天厭之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二十九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三十

書

與游丞相

某恭惟端嘉以來上之圖任非一日相之登庸非一
人然皆不出長安城致身高位者惟某官不然始在
廷以不合去後得政又以不合去其視榮利如啖唾
然天子固已尊敬而注倚之矣名最高迹最近召最
早來竄避公之素心蓋如此一旦聖意先定告廷爰
立仕者舉笏曰吾輩有宗主矣耕者擊壤曰天之欲
平治矣人心不齊天籟自鳴此豈可以聲音笑貌求

者方今急政要務曰君德曰國本曰朝綱曰邊防它人所不敢言與不能為者竊意吾相必以身任之某獲罪鄣揆退耕于野有百千億劫不下山之誓且奏記鈞門曰此生索性待公當軸安知今日其言遂驗孟子不寐謝公折屐未足以喻喜也然晚節未路曲荷陶鑄內陞朝序外擢職名就某分劑言之千足萬足今無所欠惟是反哺情切欠一歸爾吾相昔有牽掣今造化在手為某解卸鞍馱放逐水草使為太平幸民可

某初五日準省劄奉聖旨某令赴行在奏事成命驟

貯危衷增悻伏念某素無板援積困中傷但思空谷之逃不作脩門之夢然且起久廢而居按微寸勞而黍稷遽取數過多乞歸未遂敢圖收召俯及沉淪孤忠荷君相之照知迹煩朝廷之記憶思私所達感涕交零某之孤危人所共知某官當國審勿啓擬不進不休迨茲出命倍費造化某以十年之戀闕當倍道而造朝况明時豈易遭逢而近此不許辭免但當某私計則有未安蓋有六十之兒九十母前謂番易去鄉差遠力求祠廩或改闈郡天日在上竇聞此言設若貪仕路之尚榮望親闈而愈邀既犯天

下之公議亦為名教之罪人輒以丹忱形之公牘欲望鈞慈特賜裁酌或尚可敦陳改畀一麾不惟母子暮年相保亦某官加惠諸生卵翼成就之初心也

與范丞相

某十二月二十日承本貫興化軍通至省劄奉聖旨某除江東提刑聞命震駭莫測其繇因念去歲被論畀祠嘗勤惡札短啓摧謝猥蒙鈞慈親洒荅翰諄復温厚固已默寓衰窮悼屈之意及茲旋乾轉坤造化在手首蒙啓擬不待歸依拔諸散地之沉淪付以外臺之雄劇此乃在朝卿監郎官所求而不可得者某

方在廢錮安敢有此夢想仰惟某官咏苑鉅翼之恩可謂勤矣某先白家廟次告親闈聚族百口一詞御戴某筋力尚堪驅策向者不憚入廣今江東距闕為鄰部况一閑四載寧不急祿賣綠孤危多畏一旦吾相當國復玷太驟深慮微蹤又將不安謹具免贖一封歸命化鈞冀寤誤恩敢乞鈞念速賜處分某今月念六日準省劄奉聖旨某除將作監驛聞成命載惕危喪伏念某昨閉戶而技閑未磨玳累茲起家而司臬無補涓埃事功謬悠風采消靡養親有請方賴曲成播初無私忽叨峻擢由郎曹之秩序陞匠

監之班職必王官積累而後遷豈外臣夢想之敢到
 仰惟某官振淹拔滯之意超賢越錄之恩雖隕微生
 莫酬洪造但其自揣孤危而多畏每因召用而挺災
 况新命之過憂慮僉言之未允見具免積仰干化鈞
 某前月廿九日因繳通簡嘗具稟劄退而屬藁擬辭
 匠監之除忽得却報聞已改命湯息後至十二月十
 一日伏準省劉某除直華文閣依舊江東提刑某
 竊惟大匠穹班以侍郎官之久次先朝奎閣以旌監
 收之有勞豈伊名論之卑凡併沐寵光之殊異旁觀
 歆豔內省兢惶比皆某官記夾袋之儲篤繡衣之好

解十年未易解之謗調眾口至難調之言回白日之
 照於覆盆息慈母之疑於投杼遂令踈迹坐致顯榮
 永惟吾相此恩之尤深雖盡今生來世而莫報重念
 某自收朝蹟屢閱歲華前此當軸數公貽書盈篋或
 便朝之密薦或廣坐之誦言徒有空談孰為實惠某
 亦窮而自守不少屈而有求及某官登冠元台兼收
 多士因鈞問之下及竭鄙情而上訴者恃吾相道廣
 而無黨偏也心平而無恩怨也恃吾相之追念長公
 而未忘先人也某官雖愛之深主之力然前後所賜
 鈞翰未嘗少見幾微一旦榻前啓擬中書東筆起

資越格出人意外表如此乃以朝士積日累月而不敢望者度外按擢之如此乃排群議而一手挈提之如此身可隕恩不可忘昔王文正公擢士而士不知其言曰恩若已出怨將誰歸誰其繼之某官一人而已某初意實以親年高家山遠清溫既隔夢寐不寧欲辭繡斧之榮復返綠衣之樂冀將見祿換一虛稱以華歸涂以全晚節今為身計者皆遂為親謀者未諧仰戴洪鈞之曲成俯清議之交責望畏趨材而矯首具免牘以陳情敢丐鈞慈特賜處分

與范社二相

某仰惟聖天子一旦躬攬大權枚卜群公以相印屬之真儒莘渭之舉也制麻一出學士大夫至於舉筮相賀文富之拜也然今日之事至難今日之相尤難大丞相登庸之初將慰人望必痛革時弊將革時弊必先收人心請試條前日之所以失人心者以備采擇自昔朝廷必長養士大夫氣節而成就其聲名比年號敢言者著清節者賢而有人望者功名與已相軋者皆為一說以沮之求一罪以加之曰是空言無實也是嘗誤其事也是嘗主某人也甚者其素履如溫公狎妓東坡販鹽之類初年有三十餘人之薦

其後取三十餘人者芟夷而蘊崇之賢者掃影滅迹
更用一種刀筆俗吏聚斂小人或瑣瑣姻婭以振據
津要布滿鄰國一當革也自昔立賢無方比年乃拘
鄉貫因惡一失遂惡其類併惡其鄉喜者擢連粉榆
憎者錮及州里失惡閩士如呂吉甫革可也不有蔡
君謨陳述古乎惡蜀士如鄧綰革可也不有范景仁
淳夫坡顛兄弟乎二當革也孔明所用皆巴蜀人材
國家駐蹕吳會既未能混一西北銓選科舉多得閩
浙之士理勢則然今進退人材者曰吾惡福建也典
掌文衡者曰吾仰閩浙也昔了翁彈蔡京云重南輕

北分裂有萌况版圖日蹙又於已蹙之中有所厭薄
何其甚不祥耶三當革也分門廷植黨與非盛世事
比年以由我而進者為賢由它人而進者為不肖夫
了翁非曾子宣所引乎道鄉非呂嘉問所薦乎謂鄙
陳不受知於曾呂則不可為謂曾呂之黨尤不可為
得以其始進議其終身曰當革也取盜袋錢變經總
制法而守倖壞增斛面刷義倉而田里空括浮盜而
盜賊起奪天下利源歸國用房而版曹幾廢先撥利
本大失民和此其行事當革也自昔為國必有魁壘
骨鯁之臣淳化景德間以王元之揚大年重慶歷以

四誅重熙寧以三舍人重元祐而後以元了翁諸
人重比年居緊官者一則譽真宰之圖回二則贊世
臣之把握至於事細常名教之人相視喋斷莫敢
發口尚非諸半昌言講官密啓國無人矣公卿大夫
大不敢論議小不敢駁議乃以据據細微為守法以
沮孤寒為公千堂參部者魚貫客邸或飢餓而
死狼狽而歸起道途之怨嗟傷祖宗之仁厚譬如巨
室積善起家一旦衰微為子孫者不思力行好事增
廣陰蔭而一切反以錮薄欲家之肥恐無此理此其
大意當革也至於格非去佞之機括修政攘夷之次

序大丞相固以身任而無俟於人言矣昔人有云千
人諾諾不如一士之謬謬自吾相宅揆秉筆之事作
王褒之頌獻但狹之詩者必已堆床盈几然而未必
有益於吾相也某懷昔受知之意與今起廢之恩既
自課一啓為天下賀而啓所不能言者又齋沐裁為
書少効芹曝之忠

與宰執

某昨者叨恩入奏常具尺牘少伸推謝共想已塵電
覽某賤迹行至泉州聞有臺劾歸至田里方見彈文
罪惡如此宜肆市朝以為世戒而明主寬洪大臣長

厚不忍加誅職以祠廩雖進莫望天顏於殿陛然退
猶躬子職於庭闈仰繫廟堂委曲全護之德寸心耿
耿寧不知恩伏念某去國六年之久而又游宦萬里
之外本為公論所怒止緣某官獎譽過當汲引尤力
及茲收召果觸危機某少時雖以章句小技浪竊虛
聲年將耳順憂患摧壓耗志都盡常願耕歸以全晚
節大臣欲進擢之見其盛壯時也言者遽攻擊之亦
見其盛壯時也向使大臣知其捐書情學必不仰累
生成言者知其倦游念歸必不重勞驅逐也凡此皆
平日於踐履上欠功夫文勝質材掩德之所致反復

循省無所怨尤但當改已往之過勉方來之善庶幾
上不辱殊知下不羞先訓它復何言

與高樞密

某歲首狀準省劄除侍右郎官此皆某官陶鑄啓擬
之賜矯首知飯某自度孤危必生悔吝即具免贖力
言恐懼瑟縮不敢就列之意俄聞又汙臺評矣尚蒙
寬典仍昇舊祠某死罪死罪伏念某蒲之鄙人二大
父知名隆乾間先君諸父皆擢世科惟某幼而失學
門蔭入仕當世耆舊猶以其故家遺俗多所獎進絜
齋侍郎袁公竹隱諫議傅公屢薦于朝不報西山真

公帥閩以議幕招內史洪舍人初除以自代舉蓋諸公假借之私而非天下議論之公也立朝之初衆以為喜獨以為憂未久果逐起廢守表數月又逐後除廣益某官以麟史之筆當鳳閣之制推本其家世師友次及其奏對議論王言一出多士盛傳衆以為榮獨以為懼未幾召則逐除郎則又逐訂其所坐別無過犯亦非賦私專云欲作文字而已魚鳥至微懲于弓餌某亦人耳端平之初此罪也嘉熙之初此罪也淳祐之初亦此罪也一何冥頑不靈久而未知悔悟哉况夫朝廷之大科目之廣乃使一米益俗吏實

受此名豈特某之恥其羞當時辱後世甚矣某弱冠筮仕不欲修書札問專城瑟縮至今猶前志也敢謂大君子高懷曠度超出古今精筆妙墨俯逮早晚奉對驚喜如蔡邕之得論衡辨才之獲禊帖而今而後尚書既無馳驅而拒之某安敢不源源而來乎端平從官皆已秉樞事惟尚書猶以真學士臨大方面向者尚恐當軸末相乎果山既相道同志合聲應氣求竊意旦夕必問兩社矣某宦情薄親年高去春為范杜二公好語牽挽一動非所樂也自去春屢告果山力求清漳以便親養已有陶鑄消息矣聞直翁辭越

亦求此州遂天指擬臬事書考又踰兩月已除陳叔
方為代但此距永嘉千餘里独未能至天氣向熱觸
熱奔走其何以堪凡人皆有劑量某門蔭入仕內至
即監外至麾節劑量極矣更求毫芒之益是朝沒無
已時嗜進無止法也以此立辭入奏不足陳於尚書
之前比聞令嗣知丞不起妙年玉樹脆折上惱慈抱
誠何以堪然斯文命脉繫於元身更望玩老易齊彭
殤使之漸遠漸忘可也

與鄭邵武

疇昔親炙每聞餘論謂它日必官君端明府之子以

報大監罔極之恩某與子敬左司聞而歎伏適年以
來此說稍斷續莫曉其故豈以君瑞既歿而寒盟耶
閣下為人磊磊落落決不忍如此意者婦人女子有
以動搖之耶或宗族親戚有來破關者耶輩處大事
當斷諸心豈可謀於人閣下之官受於大監能為此
舉止是常情未為卓行萬一不能然則閣下許多英
風誼槩晚節掃地矣當大監奏任閣下時君瑞雖已
登科下面猶有三子舍子任弟是托孤於賢弟矣今
大監直下遂無齒任版者手足之情寧不動心某又
憶君瑞在時事叔父如事父今叔父以它人為子孫

而擴大監子孫於門牆之外某心猶覺不安於閣下
心安乎知此事始末惟子敬與不肖子敬逝矣非不
肖誰啓發閣下者傳曰使死者復生者不愧其言
然死者無復生之理生者有見死者之時吾輩壽非
金石此事不早定它日閣下何以見大監某何以見
君瑞於地下哉去冬運管顧兄席上曾開其端閣下
頗似感寢別後不知又作如何商量九人奪嫡孫宗
無所不施其智巧若不以大義自裁斷而固於它人
智巧之由未有不顛倒錯亂者曷不隱之於初心未
之於公論乎又聞令嗣新除學士力主君瑞一房蓋

其材雖不足以望嚴君而其德宜為鄭氏之子矣敢
拜手為閣下肖子賀惟閣下反復愚言而處分焉此
事於立孫無相妨華屋良田與吾之孫獨以一命與
吾兄之孫兩得其所矣某言之閣下行之人必曰潛
夫景輔之益友也以道義相期有過必規某不能言
之閣下不能行之人必曰潛夫景輔之狎友也平時
酒食遊戲相追逐而已如景輔晚節何不竟因書悉
吐露之知我罪我席藁以俟

卷南雄翁教授

僕端平初為郎與真翁侍郎徐公同舍相好也南來

得侍郎書誦足下及河源令君之賢侍郎素強直不輕許可不待覲面固已心敬矣便風辱書陳義甚高委教甚富益歎侍郎取友之端而恨僕納交之不早也人情喜面諛雖至親骨肉間猶有隱情足下於僕風馬牛不相及而意氣傾攻倒掇指疵慨然以訂頑砒愚自任推足下之心將以其美諸身者而淑諸人也僕雖驚怯敢不佩服然足下所以教我足也其所自處非也自昔聖賢著書立言者多矣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曰後有子雲必好太玄是當時之人皆不足以知必復有聖有賢者出然後知之知不知

聖賢之書與言自若也今足下之詩幽然以深其文困然以長而又願自貴重知者尚寡足下以知者之寡也遂有望當世責事人之意望知者可也又望不知者焉責故交可也又責素昧者焉足下論著如此意其中必有充然自得者而又据科第為師儒未曰不過何至遽效阮籍之慟唐衢之哭哉嚮使足下徒步取拜相白衣入翰林其足樂乎否也僕它無以禱人但遭詩禍以來灰心仕進其復出後非心思巧力所能致也然懲艾益深謹嘿益甚元真益喪足下當責其栖栖為而反譏其皦皦難全乎噫足下所

責乃故我非今我也僕立朝逐于朝補群逐于群起廢乘使者車僅數月爾所得俸賜斤斤然事育之不足何以致珠履而供車魚乎足下引四賢之事以相勉彼皆立名譽建事功於常世者之所為也僕力不任此故當付議論於身後爾况黃卷之中皆吾師友四海之內皆吾兄弟僕之學何嘗獨而黨何嘗孤乎聞當檄棘僮肯過訪不惜面商推也

荅林公按監場

僕與足下同里開又與賢冰翁南宮舍人接交游間俊聲下風之日久矣顧壯老不相識處者不同調常

欲親久而不敢自去歲至今足下以著易學及詩文教詔之者三以書開曉之者亦三時先親已病僕之方寸已亂曾未一酬荅而大禍至血氣摧傷性靈顛倒十事九忘可以人理責而足下尚復不棄勵以前輩居喪講學之事誠足下待朋友之厚望朋友之切然僕豈其人哉昔人有云人言當指寧實可面諛僕少時讀書粗了治亂成敗未嘗窮經析理為文字多諧世趨俗而少古意前諸老過聽後聖上誤知猥以文史叨進用及侍過英力以不通經辭迫於威命每一進講面汗心愧然後知學力如弓分寸不可勉強

也足下之所以誨僕者易學也詩文也僕於易或未
能分其句讀豈能曠其精微哉理學至伊川數學至
漢上亦云至矣考亭已微與二家異鶴山又與
攷亭異南塘虛齋皆求新義於諸儒未發之外皆以
其說陳之旃屢雖貴為侍從加以明主稱制臨決而
承學之士未之能信然則足下之書縱使南塘虛齋
見之明主之力尚恐未能剖鑿一世之龔瞽統群
儒之議論如僕庸瑣何足以贊美其萬一手諸文惟
有韻與無韻之作為近古偶儷最俗下不若求工
然不工又不可讀先朝孫明復胡安定俱以經為人

師曷常有一篇文字行世哉攷亭論荆公東坡門人甯
取呂吉甫而不取秦少游其說以為吉甫尤看經書少
游翰墨而已足下既為易學占得地位高而又欲求工
於文無乃反自狹小自卑陋乎足下又條易學數端
俾區別以對若主司策進士之為者僕聞程氏將歿自
言易傳只說得七分足下以程氏之傳為然耶當補其
三分之未發者可也以為未然耶當自為一書藏之名山
百世以俟聖可也上起鄭康成王輔嗣韓康伯下至鶴山
南塘虛齋諸家之說皆當以程氏傳為准可也此事體大
他日足下學成書傳僕此膝雖不屈於他人將為足下

